

尊敬的葛印卡老師立下的明志決意



今年的 9 月 29 日是葛印卡老師的逝世八周年紀念日。值此吉祥之際，很適合憶念葛印卡老師的眾多特質以及他所做的偉大貢獻，這些都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在這裡我們也想分享一些葛印卡老師在 1971 年一月份和二月份寫給他的哥哥巴布·北亞 Babu Bhaiya (Babulal Goenka 巴布拉·葛印卡) 的一些重要信件。那時候我一直都隨侍在他身邊，擔任他的秘書兼助理。

1971 年 1 月 19 日，當葛印卡老師通過電報得知烏巴慶老師去世的消息時，他正在菩提迦耶的緬甸寺帶領一個內觀課程。我把尚未打開的電報拿過去給他。他一打開電報，臉上的表情就有了很明顯的變化。而我只是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地看著他。我在想：『這個電報上寫了些什麼呢？』但是我沒有勇氣問。過了一陣寂靜的片刻之後，他宣布：『燈光熄滅了！』當時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就只是盯著他看。然後他輕柔地說：『烏巴慶老師走了。』

課程圓滿地結束後，葛印卡老師決定在 1 月 28 日到 2 月 7 日期間做一個自修課程。這個十日禪修成了最具重大意義的里程碑之一，也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在此期間他獲得了法的力量，得到了靈感和啟發。在這個十日的自修課程中，尊敬的葛印卡老師下了一個堅定的決心：他要將他的餘生奉獻給法，為法服務與弘揚。葛印卡老師於課程之後回到孟買，於 3 月 1 日到 4 月 21 日期間連續帶領了四期的內觀課程。

在此期間，尊敬的葛印卡老師也發願完成很多其他重要的任務。雖障礙重重，但葛印卡老師都成功地完成了它們。在今天，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得到純淨的正法，正法以順暢且成熟的方式運作了起來，事實證明了當年他所許下的宏願是非常有成效的，尤其在保持法的純淨方面。以下是葛印卡老師當年寫給巴布·北亞的信件。從信中我們可以一瞥葛印卡老師的偉大人格情操。- (編者)

烏巴慶老師去世

課程：1971 年 1 月 22 日菩提迦耶

尊敬的巴布·北亞：

合十！

在我得知尊敬的烏巴慶老師離去時，有如一道晴天霹靂從天而降。

愣了一會兒，我感覺好像自己成了孤兒。但是，接下來我馬上感覺到一股強烈的無常波動流過全身，這種情形，在當年 **Tai** 升天時（這是指當年葛印卡老師養母 **Tai** 去世時），還有當我得知我的資產都被國有化時都發生過。這股波動從我收到您的電報開始發生，一直持續了 24 個小時。也因此，我的心境回到當年那些事件發生時的狀態。心沒有動搖，沒有悲傷和痛苦，也沒有情緒的爆發。雖然您一定能夠理解老師的去世對我而言是多麼大的損失，但是心卻仍然可以保持著平衡，毫無疑問地，這就是老師給予我的無比深厚的法的覺知所帶來的成果。這種前所未有的法的勝利為我帶來了平靜祥和。

當這次課程中的 92 位禪修者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們陷入了悲傷情緒之中。有一些人開始哭泣。在這樣的一種壓抑的氛圍中，如果我也開始哭泣，那麼整個課程就會陷入到哀號之中。這裡所有的禪修者對於我的反應都非常的敏感。但是，我透過練習並保持法的平衡 **ashokam, virajam, khemaṃ** -- 無有憂傷，無染，安住 -- 充滿了安樂，樹立了 **cittam yassa na kampati** -- 心不動搖的榜樣 -- 這為整個課程帶來了力量。我禮敬了烏巴慶老師，這是他應得的禮敬，一份真正的法的禮敬。

在晚上五點時，我收到了您的第二封電報，我剛看完電報，整個村子就停電了。燈光真的熄滅了！直到半夜一點半，周圍都是漆黑一片。那天，還沒有到黃昏，天空就開始變得灰暗。然後一收到您的電報，天空就開始反常地哭泣了起來。整個晚上，它都一直在哭。第二天下午三點時，在火化進行的期間，有一段時間 **Parjanya** 雷雨神哭得連我的心都顫抖了起來。我感覺到整個大自然都在哭泣。大地，空氣，太陽，雲，天空，還有大樹的哭聲交織在一起，創造出了一種巨大的沉重氛圍。在大哭了一天半之後，大自然最後終於安定了下來。現在天空開始晴朗了起來，**Parjanya** 雷雨神終於結束了它沉痛的哭泣和哀悼。

確實如此，熟悉烏巴慶老師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尊敬的烏巴慶老師和天眾之間的緣份是多麼的深厚。自然而然的，大地也會哭泣！在 25 個世紀之前，天眾和人類的無上上師喬答摩·悉達多 -- 佛陀，來到了這個地球。追隨佛陀的腳步，一位佛陀的弟子也來到了地球，他是天眾和人類的偉大的導師。失去了烏巴慶老師，地球變得黯然失色。緬甸這片土地因為失去了這位巨人而變得多麼的貧脊。這一切，只有那些清楚知道烏巴慶老師是緬甸的珍寶且加以珍惜的人，才能夠深切地明白，其他人又怎能理解這些！

由於 Ma Sayama 薩亞瑪的鼓勵，以及為了完成烏巴慶老師的遺願，中心所舉辦的課程繼續進行下去。即使將近兩天都在下雨，學生們無法在天臺的帳篷下靜坐，課程仍不斷歇。當然，現在天空已經變得晴朗。我相信課程將會在 27 號的時候圓滿結束。尊敬的烏巴慶老師的法之力量，還有 Ma Sayama 薩亞瑪的慈心一直與我同在，我怎麼可能會如同孤兒呢！只要法在，烏巴慶老師就在，因為烏巴慶老師就是法的化身。

今天我收到了另外一份電報，是薩亞瑪發給我的。她提醒我，作為一位法的使者，我不應該有任何懈怠，這是尊敬的烏巴慶老師的指令。不會的，我不會讓我的傳法工作有任何的鬆懈，這是我所需一肩扛起的一份巨大職責。

在 1970 年 12 月 14 日，尊敬的烏巴慶老師慶祝他成為老師的 25 周年。而也正是在那之前的 25 年前，我的師祖鐵吉大師將法的火炬交給了烏巴慶老師。烏巴慶老師將法更加發揚光大。偉大的佛陀寂滅 2500 年之後，繼承了師徒相傳的傳統，我的老師護持著這份正法，在 1970 年 12 月 14 日，他將這把火炬交到了我的手中。通過電報和信件，他將法的遺產傳承於我。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他的工作，之後就辭世了。當他將法的遺產傳給我時，我並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直至現在，我方能深切理解為什麼他這麼突然地離開。終其一生，他都一直在為著他人謀福利，當他離開的時機到來，他就將此一重任放在了我的肩上。我如何才能完成如此巨大、如此重要的任務呢？噢，我真希望能在跟他跟前多學一些東西。但是不行，時光不會為任何人停留，時間一直在流逝。巴布·北亞 哥哥，在您的保護和指引下我已經享受了所有世間的愉悅，得到了全然的滿足，因此我能夠非常自然且毫無困難地發願將我的餘生奉獻給法。

尊敬的烏巴慶老師給予了我極大的信任，將涅槃界 (Nibbāna-dhātu) 之法的火炬交到了我的手中，交給了我去引發涅槃界這樣一個重大的任務。願我能有力量做到這些，不辜負烏巴慶老師對我的期待。為此，我希望能夠得到來自於薩亞瑪、我尊敬的父母以及哥哥您的祝福。與此相隨的，還有來自 Ilayachidevi (師母，葛印卡老師的太太) 的正法力量，以及其他家庭成員的深厚慈心。我相信有了這些力量，我將有能力證明我是一個合格的佛陀之子。

在菩提迦耶的自修課程

這個課程將在 1 月 27 日結束。然後從 28 號晚上開始，我將坐一個十日的自修課程。上次來到菩提迦耶的時候我誰也不認識，所以不得不在一個酒店的房間（政府的招待所）裡修行。然而現在有了法的相伴，情況完全不同了。寺院的住持和管理層都發了 diksha (捨離心)，所有的大門都為我敞開。在寺院裡和菩提樹下，整個菩提樹周圍的波動都是如此的強烈，以致

於在參觀寺院的時候，我常常希望能夠就在那裡修行。現在他們把這兩個地方的鑰匙都交给了我，所以每天晚上十點到第二天早上五點，我將在寺院裡和菩提樹周圍修行。能有這樣的機會實屬難得。就在寺廟的正對面靠近經理辦公室的地方，他們為我騰出了一間小小的獨立房間。白天我會待在那裡。然後在晚上當寺院關門後，我會用大部分的時間在廟裡以及菩提樹下 Vajrasana（佛陀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金剛座）的附近靜坐。在晚上全然的寂寥與寧靜之中，我將在菩提樹周圍獨自修行。

然後在 2 月 7 號，為了紀念尊敬的烏巴慶老師，我將組織一次大型供僧活動。我們都是他的繼承者、法的資產的守護人、他的法子。因此我們應該義不容辭地為紀念他而佈施、供僧，我們將非常歡喜地完成這個責任。我會邀請所有住在印度的緬甸比丘和所有的高僧大德來參加。我們也將充分利用您寄過來的物資，以尊敬的烏巴慶老師之名供養給緬甸比丘們，並做更多與烏巴慶老師的聲望相匹配的佈施。

我來到印度以後所做過的無價的法佈施，都歸功於尊敬的烏巴慶老師。因為迄今為止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代表烏巴慶老師而已。將來我所做的一切，也都將歸功於烏巴慶老師。我在此許下這個神聖的誓願：我將用我的餘生來報答我的老師的恩情。

祝好

S.N.葛印卡



↑在摩訶菩提寺主廟樓上的關房 -- 1971 年當葛印卡老師在烏巴慶老師去世後做自修課程時，晚上就是在這裡靜坐的。

供僧

課程地點：孟買

1971年2月12日

尊敬的巴布·比亞：

合十。

我剛剛收到您於2月8日寫給我的信。在此之前我已經收到了由親愛的 Shri Prakash 轉交的一封信，以及由 Ladsaria 的子女轉交的另一封長信。從1月28日到2月7日之間，每天晚上十點到早上五點，我都在摩訶菩提寺和菩提樹下寧靜祥和的環境中修行，所以無法回覆您的訊息。在最後的那幾天裡，親愛的 Gaurishankar 和 Radheshyam（葛印卡老師的兄弟）一起來共修。到了半夜，親愛的 Murari 和 Shri Radheshyam（葛印卡老師的兒子們）也來參加了共修。關於這一次溫暖愉快的體驗我之後會再寫信告訴您。

2月7日的供僧活動，我邀請了47位比丘，後來有48位比丘出席。正如尊敬的烏巴慶老師輝煌的一生那樣，供僧也進行得非常順遂。一些已在孟買訂購的且已在供僧唱誦中作了宣佈的供僧物品，因沒有及時抵達，所以現在我們會把那些物資分別寄給住在印度不同地區的比丘門。整個過程充滿了祥和如法的氣氛，深深感染了每位前來的大眾。除了為了憶念尊敬的烏巴慶老師而舉辦的課程、我的自修課程，以及大型的供僧以外，我們另外成立了《烏巴慶紀念基金》。我們的兄長（B.K.葛印卡）代表整個葛印卡家族捐贈了很大一筆錢給這個基金。除此以外，尊敬的爸媽和其他的家人們也都做了捐贈。一些學員也根據他們對法的信心做了捐贈，以此增強了他們的佈施波羅蜜。我相信，在未來的學員的努力下，這個紀念基金將持續地運作下去，給予人們支持。這個基金不會用來建造任何紀念性的建築物。我心中牢記著尊敬的烏巴慶老師心懷的卓越的法以及他對法所做的貢獻，因此紀念烏巴慶老師最好的方式就是：讓每一位學員都能夠從這個神聖的技巧中受益，而且能將它生機勃勃地活出來，由內而外，將法融入生活。眾人應將這個傳統長長久久地保持下去；這就是對烏巴慶老師真正的紀念和神聖的禮敬。因此，這個基金應該只用於支持那些沒有經濟能力來上內觀課程的人，讓他們有機會學到內觀。

我的法之願望是：尊敬的父親母親，還有參與了這次神聖的法的工作的所有家人們，都能獲得無量的波羅蜜，這些法的工作都是代表尊敬的烏巴慶老師而做。願尊敬的烏巴慶老師的所有學員們也能夠獲得無量的波羅蜜。

祝好

S.N.葛印卡

一位老學員的慷慨

課程：孟買

1971年2月18日

親愛的巴布·北亞：

合十。

從 Jatni(Orissa)來了一封 Shri Laxmi Narayana 寫的信。他寫道他已經抵達了加爾各答，正在前往菩提迦耶參加紀念烏巴慶老師供僧的路上。由於遇上鐵路罷工而無法如期到達。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捐了錢給《紀念基金》。雖然他的經濟狀況並不富裕，但他仍慷慨捐贈，充分體現了他純淨的發心。他在信中寫道內觀已經在他的心中甦醒。可惜由於他身體健康狀況欠佳以及現在的生活並不順遂，他的心中無法感受到寧靜祥和。藉此，我寫了一封信給他，在信中表達了對他的支持並建議他保持耐心。

祝好

S.N.葛印卡



1970 年的 4 月 9 日至 19 日在菩提迦耶的 Samanvaya 靜修中心舉辦了一期內觀課程，這是內觀傳回印度之後在菩提迦耶舉辦的第一個內觀課程，具有歷史的意義。在課程結束後，學員們表達了對葛印卡老師的敬意並拍下此照片。坐在葛印卡老師左手邊的是 Dhammaratan 博士，他是一位來自斯里蘭卡的比丘。坐在他左手邊的是 Anagarika Shri Munindraji。

烏巴慶紀念基金的成立

課程：孟買

1971 年 2 月 13 日

親愛的巴布·比亞：

合十！

你們寫給我的許多信件都在等我回覆。可能在一兩天之後我就可以回信給你們了。在這裡我先很簡短地說幾件事。

1. 請告訴薩亞瑪、U Tin Yee、U Ba Pho 及 U Chit Tin，我已經決定在這裡成立一個名為《烏巴慶老師紀念基金會》的組織。在將來，我在世界各地所做的與法相關的活動，都將以這個基金會的名義進行，以紀念尊敬的烏巴慶老師。所有的內觀靜修中心也都將被稱為《憶念烏巴慶老師的內觀中心》。
2. 摩訶菩提寺管理委員會認為寺院具有重要的歷史和考古價值，也是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但在過去兩個月來，由於我在這裡舉辦了法的課程，因此在群眾中喚醒了一股很強烈的法的覺知的力量。而且從他們身上，我感覺到了一種深深合一以及充滿愛的溫暖。因此我決定向組織委員會建議，用緬甸佛塔的式樣為寺院的屋頂鍍金，並架設燈光照明。以前斯里蘭卡和其他國家的信眾也曾經做過類似的請求，但都遭到了拒絕。理由是這樣做會削弱寺院的考古價值。但是現在有了群眾的支持，產生一股很正向的氛圍，我相信我能夠克服萬難做到這一點。而且我相信，這一定也是烏巴慶老師的願望。我也希望與之相關的費用應該都來自於緬甸，所用金箔和工匠們也都應該來自緬甸。我很有信心，透過緬甸大使館的幫助，我能得到政府對此專案的配合。所有的捐贈將由那邊的禪修者共同努力籌集，我相信這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3. 這裡有一份名為《摩訶菩提雜誌》的英文季刊。雜誌的編輯 Dhammaratana ji 博士比丘來參加過紀念烏巴慶老師的供僧。他已經同意出版雜誌的特輯，用以紀念烏巴慶老師。雜誌將於大約一個月之後出版。所有的文章都是關於烏巴慶老師的。特刊的名字為《烏巴慶老師紀

念特輯》。同樣的，另外一本在鹿野苑出版的印地語雜誌 Dhammadoot 也將出版一期關於烏巴慶老師的特輯。我們曾經想過出版一本小冊子以紀念烏巴慶老師，但是如果這些雜誌已能做到這點，那就更理想了。為此務必要安排人員代表烏巴坡寫信給烏巴慶老師在緬甸以及其他地方的弟子們，請他們給雜誌投稿，表達對烏巴慶老師的禮敬。之後那些雜誌就可以發表與烏巴慶老師尊貴地位相應的特輯了。這項工作需要立刻著手進行。為此我也將騰出時間來寫一封英文信函。

祝好

S.N.葛印卡

編者：摩訶菩提雜誌《紀念烏巴慶老師》的特輯於 1972 年 4 月出版，封面是烏巴慶老師的畫像。